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年8月31日-9月1日)

1、布鲁金斯学会：西方国家应避免在非洲重蹈阿富汗覆辙

8月3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马克(Alexandre Marc)的文章《“9·11”事件20年后，恐怖主义“圣战”在非洲崛起》。文章认为，阿富汗被塔利班迅速占领这一事件会激化非洲的恐怖主义“圣战”运动。从2014至2019年，虽然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整体下降，美国、欧洲国家及国际组织也在持续援助非洲打击恐怖主义，但是非洲的恐怖袭击不降反升。文章指出，导致非洲各地恐怖主义运动泛滥的原因是复杂的，通常源于当地人民对政府低效治理的不满、对以土地为主的稀缺资源的竞争等。非洲并不像阿富汗那样面临立即崩溃的危险，但愈演愈烈的暴乱会对当地民生造成巨大威胁。文章提出，西方国家应吸取在阿富汗的教训，避免在非洲重蹈覆辙。第一，不应由西方政府严格控制援助过程，这会增加腐败，并破坏当地机构。第二，不能忽略当地长期奉行的历史传统与制度，否则会激化暴乱运动。第三，不应将当地政府置之事外，应该开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8/30/2>

0-years-after-9-11-jihadi-terrorism-rises-in-africa/

撰稿人：王乾任

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对阿富汗的态度

8月30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官方网站发表由卡内基俄罗斯和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保罗·斯特龙斯基（Paul Stronski）撰写的文章《俄罗斯对阿富汗政变的态度》。文章围绕几个问题展开，包括俄罗斯对阿富汗现状看法，俄罗斯是否准备填补美国撤离阿富汗后留下的真空地带，以及是否愿意增强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文章指出，除了纯粹的防御目标外，俄罗斯对阿富汗的期望值很低，俄罗斯的长期目标是保持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和维持地区关系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军方已经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举行了联合演习。文章分析，包括中国、土耳其在内的其他参与者可能比俄罗斯在此地区更活跃，这都将影响俄罗斯未来角色和作用。最后，作者指出俄罗斯已对境外势力向塔利班输送武器、阿富汗难民大量流出、毒品贸易等重大问题表示担忧，因而并不打算向阿富汗派遣军队或在该国使用武力。俄方还认为倘若塔利班对中亚地区或俄罗斯产生安全威胁，美国需对此负责。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8/30/forget-schadenfreude.-what-does-kremlin-really-think-about-afghanistan-pub-85230>

撰稿人：黄瑛

3、兰德公司：阿富汗撤军后，俄罗斯是否会误判美国

8月26日，兰德公司发布高级研究员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ney）的文章《阿富汗撤军后，俄罗斯是否会误判美国》。文章指出，历史上美国曾三度在海外战争中受挫，但每一次都能卷土重来。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撤军阿富汗就是美国的失败，或将是一次巨大的误判。美国陷入猪湾泥潭和在柏林危机中的软弱刺激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但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告终；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让苏联野心膨胀，出兵阿富汗，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北约也加强了军备；伊朗人质危机是美国的外交耻辱，但这一事件促使民众支持里根的军备计划，《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带动了新一轮的国防改革。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后，俄罗斯可能会结合上述史实对美军现状加以评估。克里姆林宫可能会认为美国已经筋疲力竭，但美国仍可能在大中东地带保留大量军力，以应对来自伊朗或其他地方的威胁。华盛顿则进入了一个对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深入反思和激烈辩论的时期。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8/after-afghanistan-could-russia-misjudge-america.html>

撰稿人：李星原

4、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拜登在阿富汗危机中应该采取的措施

8月29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肯佩（Frederick Kempe）的文章《拜登仍然可以挽救他的遗产和美国的信誉，但这并不容易》。文章指出，拜登应该采取三个措施纠正美国在阿富汗危机中的错误行动。第一，在中国等问题上与盟友进行广泛磋商，恢复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第二，根据阿富汗变化的现实制定强有力的反恐战略。第三，与区域伙伴合作，监督、塑造和惩罚塔利班的活动。文章认为，拜登政府需要在最消极的情况下寻找积极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利用时间优势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在阿富汗及其他地区纠正路线。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inflection-points/biden-can-still-salvage-his-legacy-and-us-credibility-it-wont-be-easy/>

撰稿人：黄婷

5、《国家利益》：中国是如何在澳大利亚过度扩张的

8月29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悉尼大学哈德逊研究所和美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李（John Lee）的文章《中国是如何在澳大利亚过度扩张的》。文章指出，中国正采用胁迫性的经济手段迫使澳大利亚屈服，其选择性惩罚措施及未来可能采用更多威胁手段的在该国引起深刻担忧。北京针对澳大利亚的措施在释放外交和战略信号方面采用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中国承认其政治决定是对后者的经济惩罚。中国战略选择的目的是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安全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和可信度，从而降低

美国维持其地区战略存在和影响力的能力。作者认为，北京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目标难以实现，中国的行动迫使该国更多考虑重新构想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伙伴之间信任的重要性。同时，澳大利亚的斗争也将形成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强大示范效应。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china-overreached-australia-192560>

撰稿人：邵志成

6、《东洋经济周刊》：阿富汗动荡未影响美国与日韩关系

8月21日，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网站刊登了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neider）的评论文章《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日韩的意义》。文章指出，不同于欧洲国家充满担忧，日韩对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一事暂持观望态度。日本国内有观点认为，阿富汗撤军并非美国对盟友的信用危机，而是过去政策不力的结果；日本更为关注的是美国在台湾和东海区域的作为。韩国同样强调并未动摇对美国军事承诺的信心，重申对美韩同盟的重视。不过，也有韩国专家指出，韩国对美国根据盟友实力抛弃盟友的担忧依旧存在。另外，朝鲜方面的态度不甚明朗，朝鲜半岛局势是否会恶化有待观察。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49672>

撰稿人：王亭月

7、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国民警卫队部署成果及发展建议

8月25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研究员玛德琳·贝索 (Madeleine Bessot) 撰写的文章《国民警卫队在领土上的部署：结果如何？》。文章分析了国民警卫队领土化部署及近年处理安全事务的成果。国民警卫队是法国本土安全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陆军预备役与国家宪兵提供了便捷的就业途径，提升了军队在民众中的形象。国民警卫队整体改善了法国国内防务体系的有效性和影响范围。同时，作者也指出，国民警卫队在功能上更接近于美国和瑞士的同种组织，其作用并非承担地方防务且不具备快速反应部队的主要功能。自2015年国民警卫队创立以来，实现了发展军队预备役的目标，但并未显著加强军队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作者建议，应创建新的外围单位并增强单位间协调以更好应对突发安全事件；应在指挥系统中完善与其他军事单位的协作机制，加强国民警卫队在部际层面的任务协调。

<https://www.ifri.org/fr/publications/briefings-de-lifri/lancrage-de-garde-nationale-territoire-bilan>

撰稿人：李光启

8、CSIS：日本选举应该关注的五个问题

8月2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发布其美日战略领导项目副主任中野优子 (Yuko Nakano) 撰写的评论文章《日本选举应该关注的五个问题》。文章指出，日本即将迎来自民党党魁选举和众议院选举，有五个问题需重点关注：第一，菅义伟需要在党内选举中获得其他自民党成

员的支持；第二，菅义伟政府应该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提升民众支持率；第三，菅义伟政府应该采取有效防疫措施，保障残奥会顺利举行；第四，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应该制定有效的竞选策略，确保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第五，菅义伟政府应该制定明确的未来发展规划，促使日本经济尽快恢复。以上五个问题将成为日本国内政治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影响选举的最终结果。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ve-things-watch-japans-upcoming-elections>

撰稿人：范诗雨

9、新美国安全中心：构建美国网络外交的正确途径

8月25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刊登了美国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高级总监劳拉·贝特（Laura Bate）、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娜塔莉·汤普森（Natalie Thompson）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构建美国网络外交的正确途径》。文章指出，网络空间政策的核心挑战和其他新兴技术引发的问题不同，美国务院应根据《网络外交法案》成立了国际网络空间政策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yberspace Policy），将要解决的网络空间政策问题整合到同一个机构之中，从而保证相关优先事项处理与日常外交活动的一致性。首先，国际网络空间政策局应负责制定并实施一项相对成熟的网络外交政策，倡导网络空间治理的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式。其次，美国务院应避免将国际网

络空间政策局的工作重点不应该单纯放在狭隘的安全的事务，以及与中国战略竞争。最后，由于提议设立一名新的副国务卿领导国际网络空间政策局很难在国会层面通过，但可以设立一名无所任大使（ambassador-at-large）来确保实现相应的有效领导。此外，国际网络空间政策局还必须应对互联网自由、数字经济、网络犯罪等挑战。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he-right-way-to-structure-cyber-diplomacy>

撰稿人：郑乐锋

撰稿人：王乾任、范诗雨、王亭月、李光启、黄瑛、郑乐锋、李星原、黄婷、邵志成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朱荣生